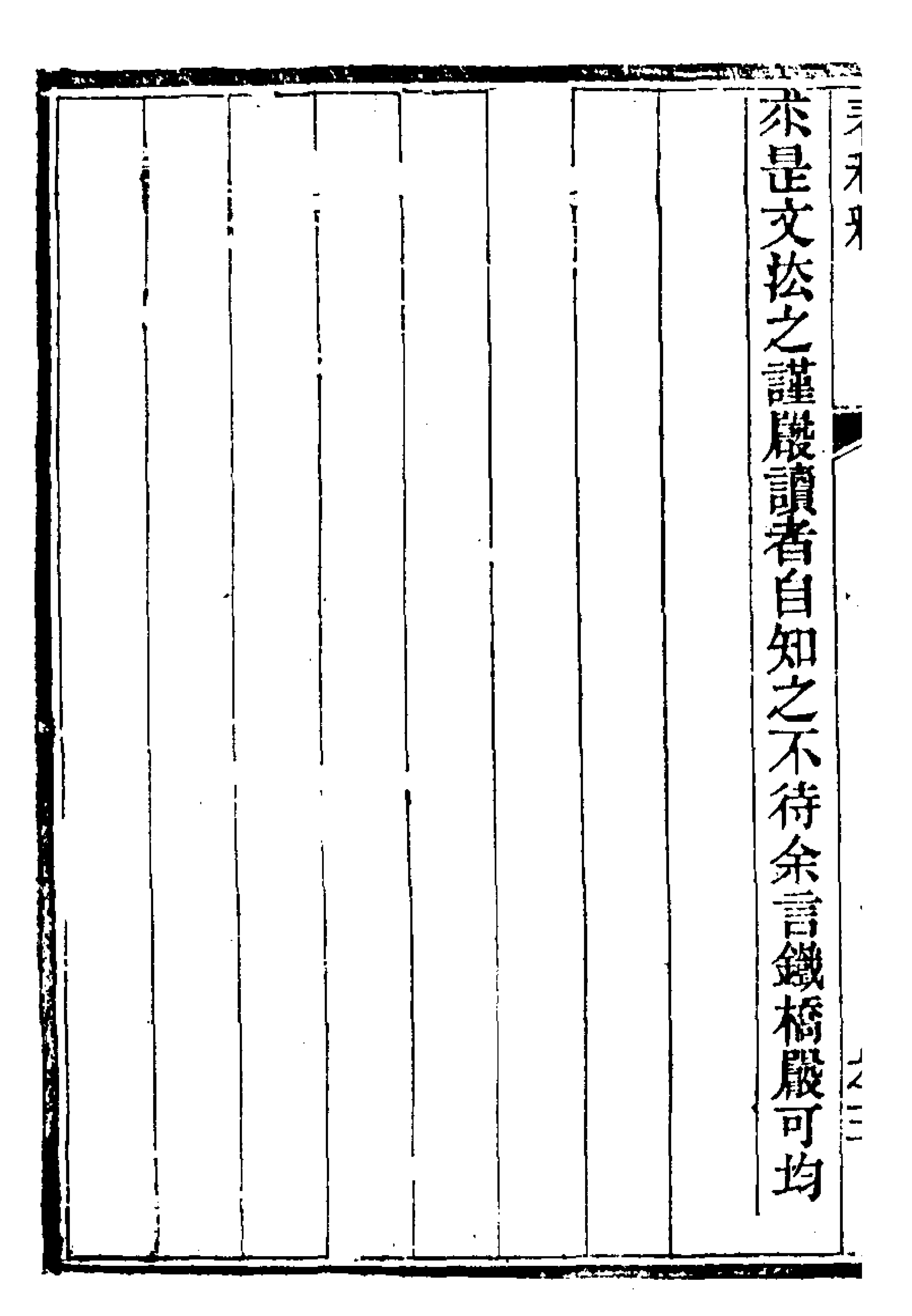
春秋釋

定海清貧好學之士有黃薇香其人者甲午甫見之叩所學有論語後案二十卷已而來驥村又以尚書啟幪四卷示余謂二者書說爲精薇香自謂論語後案之所係者大也今又以春秋釋示何撰著之不倦能如是蓋其所蘊者深矣薇香貌樸言吶且謙獨與言春秋左傳之舊例不足信則斷斷如不伸其說不止以爲今春秋說之行于世者輕駁左傳凡例皆亂道也余聆其言而怖之今讀其春秋釋一卷乃知其說之不誣其二三卷論周魯之時事春秋之大綱也四卷則襍著也論事之平允攷校古書之實事



求是文捻之謹嚴讀者自知之不待余言鐵橋嚴可均

春秋之義不明由儒者之不信左傳也左傳之不信由儒者之拘成見而昧舊史之凡例也舊史凡例孔子不能不因之而讀春秋者挾左傳不可信之見于是經之大義炳然著于傳者或且無所忌憚妄肆駁詆而五十凡例誰復細繹之乎式三少時悉讀左傳先君子旣以杜注及姜氏補義授之且告之曰姜氏注左而駁左是可疑旨姜氏之學豈能勝于左氏式三旣聆訓不敢忘及長搜求各書有能解左氏疑義者尋一義如尋異寶久之乃知左氏之于春秋信乎傳授之不誣也爰舉其大綱凡例約略言之為

杜氏釋例證其是校其失以此補姜氏之補義于學者或有小補云爾若夫拾啖趙之餘唾駁左甚于姜氏者豈敢信哉道光甲辰正月黃式三自敘

春秋釋一

定海黃式三

釋春秋經傳同異

春秋公羊穀梁之傳佗于漢時不能盡合經意左氏親與孔子相授受傳與經亦復有異唐啖叔佐趙伯循陸伯同於是有信經駁傳之議宋則劉原父恣意言之式三爲之辨曰經于內弒書薨弒之實于傳見之書殺大夫而不名書人書盜而不名名于傳見之無族不書族有族而貶不書族貶不貶于傳見之駁傳者謂信如是春秋不足獨任

將決是非于傳矣豈知經不藉傳而明何賢于傳且三傳後諸儒復作傳豈經藉後儒之傳獨無藉于三傳乎若春秋一國之史外事不赴告者不能書孔子修之當有削不書而不得增史之所不書修魯史之例則然趙東山曰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經既如此傳則博引列國之史文補敘特事羽翼聖經不嫌雜採駁傳者謂春秋無此而傳有之皆傳聞道聽之辭豈知義理可以意斷事實之詳悉者能臆造乎經傳之異者如經書鄭伯髡頑卒楚子麇卒齊侯陽生卒傳以為弒經先書殺公子買後書楚人救衛傳

易其後先由當時記載之文各異經因舊史傳復采史文之異者以備參校不因舊史非傳疑之道不采異文非攷信之道亦經傳之互相備也駁傳者以公子買之事既略遂肆言攻擊見傳錄所弑之事甚詳乃臆言變弑書卒之故顧氏大事表猶如此其說紛而莫定豈知經自為經傳自為傳其意有不可強合者強合之而反有害於經乎盟于甯毋經書鄭世子華而傳言辭子華辭其伐鄭之計不辭其盟也踐土之盟經不書王子虎而後傳云王子虎盟諸侯踐土在畿內不書王朝之臣猶翟泉之盟不書宋而傳則言宋

也經書公敗齊師于長勺因詐戰之例矣而傳既言未陳
曰敗某師又言長勺之師齊既成列而不尋用所以見詭
敗之迺稱此則經傳之似異而可互通者也襃貶為孔子
之特筆舊說固是而左傳所言舊史五十凡例孔子多因
之以存其大體舊史有依時君為襃貶者如魯隱不書衛
州吁雖翬會宋陳之君及州吁同伐鄭而不偁衛侯桓莊
不直陳佗齊無知雖踰年即位殺陳佗無知而書名桓莊
黨于衛朔黔牟雖即位十年而不偁衛侯桓莊又黨于鄭
突突雖出而偁伯子儀即位十四年而不偁鄭伯其他踰

年卽位而稱弑或未踰年而稱弑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未踰年卽位之君也稱君固君之矣妾不儷夫人而經書夫人子氏薨夫人風氏薨夫人嬴氏薨則稱君固用夫人禮待之矣大夫之褒貶如季子來歸曰嘉之翬帥師曰疾之遂兩書曰珍之仲孫高子女叔齊孫之褒亦復如是因魯君爲褒貶所以見一國之治亂其法固然孔子亦因之讀者不可以此駁傳也襄公二十一年兩書日食九月十月二十四年兩書日食七月八月日無比月頻食之理必經有重出之文李學菴曰連月日食史之與文或曰九月朔或曰十月朔兩存之以闕疑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例

經尙有譌傳自不免則傳之有可疑者當闕之不可肆意攻擊也啖趙陸名治春秋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孔子意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說啖趙陸實階之此唐書儒林傳之論後所以穿鑿也宋劉原父助其狂波而謚之號是諸儒之枉撥自此滋興矣

釋敍飒

左傳依舊史例發五十凡杜氏釋例由是作而春秋之例

其事同其文亦同文同而義或異一例中有兼善不善者所以紀事實非以定褒貶也後儒言書救者皆善書執者皆不善拘一例以定褒貶均不可據以救言之善者固多矣若僖公二十八年楚人救衛即傳所謂楚愛曹衛者書曰救衛見晉文服衛之難襄公十年楚公子貞救鄭亦見晉悼服鄭之難也而後儒乃以為善楚乎且僖公十八年書狄救齊矣謂孔子之奬狄決不可也以執言之不善者多矣若成公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傳言曹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討其辠而歸諸京師非執之善者乎拘

一例以定襃貶言例者之失也或曰杜氏依左傳之文以執曹伯為非義今將翻左氏之案乎曰此杜氏不審傳文之譌而失之也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侯執某侯不然則否傳意言負芻殺太子復不道于其民晉侯討負芻不害及其民善晉侯之辭也例文某侯執之侯譌寫為人譌字正而經傳之義明矣觜乎此書人以執者如執虞公僖五執滕子僖十九執衛侯僖二十八執鄭伯成九未有言某侯執某侯者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二文承上言執與成公十五年經之書晉侯者異傳特于此年發凡起例見前乎此與後乎此者執諸侯之多非義執虞公曰辠虞晉辠已顯而兼辠虞而此辠方伯討辠之義特表書晉侯以是致之傳文之有譌字非肊說矣杜氏釋例有辠有失而執諸侯例竟無一是者沿傳文之譌而附會于討賊稱人之例且不知殺大夫一例執諸侯一例非天子方伯不可以執諸侯此執諸侯例之不辠與殺大夫同例也杜氏謂諸文之稱人以執諸侯者皆强國諱其所以執之

故而以衆討之辭來告信如是則晉厲胡不以衆討來告而甘自受辠乎此論之必不可通也僖公四年公羊傳曰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左傳之義與公羊同

釋人

書洪範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又曰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詩假樂曰宜民宜人論語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人者臣僚之通稱春秋之義王之臣公卿稱爵凡伯祭伯以比列侯大夫稱字南季榮叔以比附庸

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以比列國大夫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以比列國一命之微王人子突洮于王子諸侯之臣再命大夫稱名其下稱人劉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于經潁氏以為再命稱人杜氏謂昭公十季叔孫昭子始加三命傳言其三命踰父兄昭十二而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襄公三十季晉齊衛鄭諸大夫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各名稱人傳以為尤之尤之者略之也人者臣僚之通稱略之而稱人貶不失其分隱公十季翬帥師會齊鄭伐宋桓公十四季宋齊蔡衛陳伐鄭

莊公十四秊齊陳曹伐宋十六秊宋齊衛伐鄭二十八秊齊伐衛公會齊宋救鄭僖公二十六秊齊伐魯三十秊晉秦圍鄭三十三秊晉及姜戎敗秦于殽文公十二秊晉秦戰于河曲經皆書人而傳或渾偁諸侯或實言諸侯之事其渾偁諸侯者杜氏以爲總衆國之辭其實言諸侯之事而經書人者或當時告命紀注之異經既爲正傳采史文之異者以備參攷或諸侯在軍而遣師入竟如僖公二十六秊齊伐魯齊侯未入竟而伐北鄙者本人也而人之僖公十五秊公會諸侯于牡丘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

之大夫救徐其事亦同假令當時君在會而使大夫出師經不書諸侯之會祇書大夫之役而傳言諸侯文有詳略非無違異或經傳侯人之字傳寫互異如莊公十三年北杏之會左傳書齊侯穀梁傳作齊人之比諸侯黜爵偁人公羊穀梁傳言之左傳原無是例杜氏謂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皆無貶偁人者可以見諸侯之例不偁人也僖公六年楚人圍許二十七年楚人圍宋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十六年楚人滅庸宣公五年楚人伐鄭傳皆言楚子楚僻處南服雖大偁子未大則

偁人魯僖公荊舒是懲冉蓋絶之于齊桓既卒諸侯會于盂一書楚子文宣時人與子迭書取後則常書楚子此亦以紀世變矣杜氏于會盟朝聘例數命例既言之而未詳因申其義以明大夫之貶偁人者如此然則春秋于大夫之辠有不盡貶者何也辠不待貶而自見直書其事而已也會盟以書人而不書名爲貶被殺以不書名爲無辠何也會盟一例殺大夫一例異事不同例不同例而比之則被殺之不書名者必書其數當與司馬華孫之來盟比例矣而不宜與書人者比例也隱桓莊閔之世兵將屢書人

何也春秋初年兵禍未烈公羊傳所謂將卑師少稱人者正例也

釋名

春秋經侯國再命之大夫會盟書名正例也卒稱名亦正例也宋人殺其大夫賢之而不書名文七年八年左傳是莊二十六僖二十五左氏無傳當闕疑嫌亏稱人以殺而變其例以賢之說者因謂大夫之殺貶而書名遂亏孔父仇牧之倫橫加刺議杜氏胡氏說顧震滄駁之是是不知正例也若夫諸侯不生名貶則名之禮曰滅同姓名春秋書衞侯燬滅邢僖二十五禮也齊侯滅萊楚子

滅夔彼自相滅而非魯之同姓故不名虞公號公王畿世叡之君惡晉滅之而經不書滅無由書名皆不辱以彼疑此也（顧氏說駁禮記說疑經傳）禮又曰失地名春秋亐國滅及國未滅而以其君歸者則書名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莊十）鄭遊速滅許以許男斯歸（定六）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哀八）亐諸侯出奔則書名鄭伯突出奔蔡（桓十五）衛侯朔出奔齊（桓十六）北燕伯款出奔齊（昭三）蔡侯朱出奔楚（昭二十一）莒子庚輿來奔（昭二十三）邾子益來奔（哀十）其出奔而復入亦復名之亐執諸侯例不書名宋人執滕子嬰齊晉人執戎蠻子赤因其後不復國而從失地

稱名之例禮也僖公二十八年衞侯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國猶其國故不書名襄公十四年衞侯出奔齊左氏之經不書名公羊之經佗衞侯衎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僖公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衞三子皆不名未知經有奪字歟抑國小名微史失其名修春秋時已無以追錄歟皆不畀以彼疑此也顧氏說駁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傳以名爲貶諸侯不生名宰何以名且天王使咺咺曷以貶曰天王使宰咺君前臣名辭宜若此其以爲貶者史之例左氏自述其史

例如此非言孔子意也然則周公家父何以不名史亏王朝之公卿貶則併名不貶則不書名孔子修春秋時不能知其名也邾儀父王人子突以字書近儒有疑其爲名者謂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皆名也無以見儀父之爲字齊子糾鄭子儀子亹子臧子鉏皆名也無以見子突之爲字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克與儀父非一人不得以儀父爲克之字（趙匡有儀父爲名之說方望溪據之顧震滄因之作春秋無書字論）曰附庸之大者例書字王朝之大夫例併字今必以爲名者矯先儒名字褒貶之說而昧於經傳之例者歟或以名字褒貶

爲周東遷後之變例象山姜氏說亦不易其說而爲之辭

釋族

公子公孫公族之親不待賜而係也非公子公孫而爲大夫者賜族而係氏春秋之正例也隱之篇兩書翬不係公子左氏云疾之公羊穀梁氏云貶其後之弒君三傳意同專兵者弒君之漸易傳言臣弒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隱公能疾翬不能去翬身受其禍所以戒也桓之篇書公子翬所以見桓與聞乎弒而寵任翬也文公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兩書公子左傳

曰珍之隱公疾翬曰疾之文公珍遂曰珍之所以見文公之蔽護遂而成弑逆也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左氏有尊君命尊夫人之義成公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云僑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諸儒駁左傳者以此為省文之例公羊宣公元年傳曰遂何以不書公子一事而兩見者卒名也此諸儒之所據惠氏半農曰季姬與鄫子並稱夫婦辭也僖十四公子與夫人並稱可乎尊君命尊夫人春秋之義也襄公二十七年豹

及諸侯之大夫盟云宋傳曰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史例如此夫子因之所以見季武子畀君穆叔受抑之由不因史例而事迹不明也昭公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傳曰尊晉畀己也二十四年婼至自晉傳亦言尊晉史例如此夫子因之所以見魯勢日衰晉陵虐小國之狀不因史例而事迹不明也孔子之修春秋不因舊史或因舊史而其義之因文以見者如此若夫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八年無駭卒左傳言無駭之氏賜云卒後所以明經不書族之義也非貶例也弑君之賊史或徒名以貶之或書公子書氏夫

子以直書弒君不貶而辠已見且不貶而藉寵作亂之實益見或氏或不氏文因舊史義例不主亏此也殺之例或如楚之辠臣宜申不書族或如楚之成熊屈申則書族凡書殺者其義在乎書公子書大夫或不書公子大夫不在亏族不族也外大夫之聘魯者秦術楚椒吳札書名不書族傳不言貶或未賜族或經傳有闕字或史文旣略夫子因之不能定也劉氏原父謂四命之孤偁字如單伯是大夫再命者偁名如燕駭如俠是大夫三命者書氏書名公子之尊視大夫非三命不書公子劉意謂經之所書以殼

之尊卑爲等殺而攷之經傳殊不可通近儒謂經書敵次名氏一因舊史則泥亏春秋據事直書不加襃貶之說旨夫春秋之書襃貶最嚴者也貶而去族或惡之或自謙惡之以誅不善自謙以別嫌疑皆法之不容已也羣遂書公子以箸亂臣之禍則聖人之書法微而顯矣

釋盜

春秋襄公十季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盜孰謂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也曷謂盜無大夫也左傳之釋盜其例甚明昭公二十季盜殺衛侯之兄縶盜孰謂齊

豹也齊豹冉為司寇繫已尊之非大夫而書盜也先儒謂宗釋為盜齊豹不可書盜以駁左氏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盜孰謂陽虎也虎季氏臣而書盜也哀公四年盜弒蔡侯申盜孰謂翩也蔡昭侯將如吳公孫姓公孫霍公孫辰恐其又遷也翩遂逐公而射之卒翩非大夫而稱盜也文之錯殺翩遂殺姓及霍姓霍書而翩不書翩不足書也然則左傳曷言承公孫翩傳有辭文也春秋之義一命以下之臣例不書名有遣使則書人其他亂則書盜

釋以

春秋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二傳責四國行宋意而輕其民也非特譏宋也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魯用楚撓齊于楚無諡也非獨譏魯也定公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說者謂柏舉之戰吳人之志蔡侯安能左右之而書以吳子何也吳之伍員宰嚭欲報楚仇蔡侯亦以仇楚請師吳子爲蔡侯用正爲員嚭用上書吳入郢下書於越入吳則入郢非吳子之利也

經蓋譏矣子爾為所以者辠重而以之者辠輕矣春秋中如執君大夫以歸入邑以叛辠重于以之者以師一例以叛一例以歸一例混合之則例難通矯之者曰春秋無例

釋殺

春秋宣公十五季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二伯不名辠王札子昭公八季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穀梁傳謂之兩下相殺十一季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十三季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從兩下相殺之例皆異于偁國以殺偁人以殺之例也禮曰刑人于市與眾弃之偁國偁人與

眾棄之之義也然則國與人曷異僖公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公羊傳曰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明乎稱人以殺者非君主之也衛州吁齊無知之殺衛齊無君（隱四　莊九）晉欒盈鄭良霄殺于戰陣（襄二十三　又三十）晉先都士穀箕鄭父之殺君幼而趙盾主之（文九）陳大夫公子過之殺公子招歸辠而殺之（昭八）經皆書人以殺不人也而人之然則曷以知其宜殺不宜殺州吁無知之不稱公子欒盈良霄之不稱大夫而稱人以殺之討賊之正例也先都等之殺既稱殺者之徵以譏殺之者復稱人以殺之以譏殺者此交譏之

例也陳佗夏徵舒之殺（桓六　宣十一）侗亏州吁弑知而書曰蔡人楚人蔡之主此事者不㝵詳楚本君也而人之貶也曷貶乎爾楚人貪縣陳之富非正討辠也此殺賊而不與其討賊之例也文公七秊宋人殺其大夫八秊宋人殺其大夫司馬皆昭公之忠臣而公子鮑之黨殺之嫌殺之者之偁人特書殺者之惡不斥其名所以見宋人盡狂乃以不狂為狂也此眾人殺弑辠者之例也然則君非其殺者皆以知其宜殺不宜殺經之偁國以殺者皆公子書大夫殺者與殺之者交譏之宣公九秊襄公五秊洩冶壬夫之殺

左氏交譏之是也或謂左氏譏泄冶是教天下之爲莽歆褚淵者式三謂以莽褚衛之則泄冶忠以孔子之道論之則泄冶猶天王殺其弟佞夫襄三十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僖五宋公殺其世子痤襄二十六殺者書弟書世子明無辠也殺之者書天王書侯書公不偁國以殺明專殺也專殺者以一人私意殺之雖天王猶不可爲何況公侯或疑孔子匹夫不㝵譏天王諸侯不知春秋天子之事也用先世文武之法以辠先王之辠人辠五伯之辠人辠諸侯之辠人董子言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此知春秋者也以季世民同尊之王孔

子不辱譏是孔子所謂辱我者也或謂齊桓公言無專殺大夫凡不告天子方伯者皆爲專殺胡氏說顧震滄誤沿之不知凶人之殺有不辱濡遲以失事機者殺之而告天子方伯未晩也不宜殺者雖告之天王方伯而殺之殺之不爲無辱故曰專殺者以一人私意殺之也

釋歸入

春秋經莊公六年衛侯朔入于衛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是時魯齊宋陳蔡納朔而王人子突救之衛人以王命拒朔不勝五國之强書朔

入難辭也許叔入于許因公孫獲之去而強居之桓十五鄭伯突入于櫟殺檀伯而強居之桓十五齊小白入于齊齊大夫己盟蔇欲納糾而小白入之莊九穀梁傳曰以好曰歸以惡曰入言齊人不與小白之入也衛孫林父入于戚襄二十六鄭良霄自許入于鄭襄三十年亂臣以力脅之而入衛侯入于夷儀失地之君稽十二諸侯之會迫脅之而入襄二十五左傳曰國逆而立之曰入杜元凱云本無位而國人迎立之則傳入其不然乎迺壽後例之內弗受而強立之曰入左穀義同桓十一年突歸于鄭穀梁傳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突一書入一

書歸孫林父亦一書入一書歸（成十四）事分難易而善惡之褒貶不存于此蔡季自陳歸于蔡（桓十七）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成十五）宜歸者也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昭十三）與孫林父之自晉歸于衛皆不宜歸者也義異而事同皆書之曰歸

閔公元年季子來歸內大夫稱來歸猶外大夫之稱歸季子不能誅慶父而魯君臣以爲賢而納之其爲人善與惡迭見書曰來歸非褒善非貶惡之辭也（惡半農謂以女子來歸例之淺文周納之也）左傳曰諸侯納之曰歸外納之內納之統之爲諸侯納惟納故易左穀之義亦可相通經有書復歸復入者左

傳曰復其位曰復歸以惡曰復入杜元凱曰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身為戎首則曰復入欒盈是也公羊傳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公羊此例不可盡通董子信公羊曰春秋無達例

釋王不稱天

春秋書天王者三十二先儒疑其王不稱天者有六焉桒僖公二十八年兩書朝于王所謂京師也是猶王人之不稱天王人王師之不稱天王師也書錫命者三于文公元

年備天王于成公八年備天子天子猶天王也而于莊公元年錫桓公命獨備王命者加命也古者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所以寵生者之任職非以爲贈死之典故賜文賜成雖不尋其人生而賜命猶禮之所有也桓公本篡弑之主生無微勞既死而加命焉尤悖于禮矣此王之所以不備天也隱公元年宰咺歸仲子之賵則書天王文公元年叔服來會葬亦書天王而文公五年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則兩書王叔服之會葬僖公禮也仲子者惠公繼娶之夫人歸賵猶可說也而成風則莊

公之妾國人以小君禮葬之壓亐君也而王亦以夫人禮之不天甚矣此王之所以不稱天也繻葛之戰鄭莊之辠已甚而桓王之待鄭莊侯親侯疏侯予侯奪所任用之虢公林父周公黑肩德不足以服鄭莊而才猶不逮焉一戰而敗周威益替此王之所以不稱天也方望溪力為桓王回護且援孔子墮都圍成不克證之非也春秋之書異文以見義而求異文之義者不能比事以通之嬀之者乃以此為省文闕文譌文而義不存亐此顧震滄取是說其說安可信邪

釋大夫會盟諸侯例

會盟自天子主之正也或天子不行使諸侯主之亦正也諸侯自為會盟變也非正也會盟而志在平亂變之正也大夫不會諸侯祇會伯子男正也左氏僖二十九年傳或權事之變以會諸侯亦春秋之法所不能盡拘也故魯大夫之會諸侯者如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經傳皆無貶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書公子始于此經傳亦不貶也魯侯與大夫盟經多諱辭故外大夫來聘魯

而遂與公盟者皆不書公成三年及荀庚盟及孫良父盟十一年及郤犨盟襄七年及孫林父盟十五年及向戌盟是也其外大夫特來盟者亦不書公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是也杜氏謂與魯之微者盟失之魯君往朝而與大夫盟者不書公月貶盟者黜其氏如文二年及晉處父盟是也僖十九年齊之盟陳蔡楚鄭同偁人而不書公二十九年翟泉之盟上及王人下及大夫亦偁人以貶而諱書公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迫于宋難而貶之諱之尤可知也成二年蜀之會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繼書公及楚人秦人宋

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盟
書公以著戰鞌四將與皐之心而大夫皆貶偁人盟與會
異文則大夫可會諸矦不𢈔盟諸矦其義詎明矣隱八年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傳不言莒人之名蓋亦大夫而貶書
人者如蜀之盟也若閔二年齊高子來盟文十五年宋司
馬華孫來盟是𧰼君賢之之例也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
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此不諱
言公者小國之大夫無所迫脅于公而公自卑謙以脩好
無所嫌也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亂未立君公與

大夫盟爲所嫌也此又一例也內臣之盟外諸侯者如莊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據公羊經會上有公字左穀爲之說者謂齊伯主盟列侯皆在而魯遣微者例不書名避不敵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遣微者以盟王臣亦不書名也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舍族自貶以尊諸侯也文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左氏云書士穀堪其事也敖不舍族者晉遣士穀而敖受士穀之盟爲所嫌也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許不舍族者

魯有齊難如晉請盟晉亦自卑下以親魯不以為嫌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于媵書公子于盟書遂及譏其遂事不嫌書公子也仲孫貜仲孫何忌叔孫州仇之盟邾子三見于經昭十一定三哀二三家之強僭勢與小侯相埒以不貶貶之也文十六年陽穀之會季孫行父請盟齊侯弗可是齊侯雖與魯臣會而恥與魯臣盟繼書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齊貪賂而許盟矣遂書公子不復尊齊也

釋兄弟

春秋之書兄者衛侯兄縶是也昭二十書弟者齊侯弟年隱七桓三鄭伯弟語桓十四魯公之弟叔肸宣十七衛侯弟黑背及鱄成十襄二十七陳侯弟黃及招襄二十二十三昭八天王弟佞夫襄三十秦伯弟鍼昭元宋公弟辰定十十一十四是也公羊傳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隱七左氏之說亦同宣十七式三曰春秋書同母之兄弟重宗法也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則嫡子同母之弟謂之別子其後宜立大宗也春秋傳言魯宣之母敬嬴嬖亏文公則叔肸為庶子言衛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衎定姜既哭而

歎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又生元縶足不良故立元是鱄與縶皆庶子而三人皆書兄弟者君既由庶子而立亏是君之母兄母弟亦稱別子其後亦立大宗也故曰春秋書同母之兄弟重宗法也然則陳招再書公子後書弟何也書公子者通稱也書弟者特筆也後儒之申傳義者或以同母爲加親（惠半農取舊說）而駁之者則曰知母不知父不可爲訓或以書弟者皆嫡子同母之弟（姜白巖取程說）子以傳文攻之非盡嫡子之弟是申傳者不得其正解也後儒之駁傳而自立說者以爲經之書弟皆同父不必

同母以傳文致之魯宣及叔肸同出敬嬴衛獻與子鮮同出敬姒衛靈與縶同出姻始此皆母弟之最著者以經致之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而特書宋公之弟辰与地稱公子則辰爲母弟尤可知矣是駁傳者未見其自立說之果是也近方氏望溪謂經偁公子者執政之大夫而不任職者偁兄弟此亦不信傳文而支離穿鑿之甚者也申傳而誤難盡怪也駁傳而誤可歎也

釋聘

春秋隱九年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也後儒從其說者言

齊桓之霸王禁阴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秊襄王二十三秊當魯僖公之三十秊王使周公聘魯由晉文之不明王禁有以致之姜氏亦用此說式三案周官大行人云閒問以諭諸矦之志以閒問與歸脤致禬並言則天子之于諸矦于禮有問問卽聘也諸矦之于天子小聘曰問聘問爲二天子則以問爲聘聘問爲一穀梁之言雖盡信范注已疑之鄭君周官注亦未從之也春秋于莊公二十三秊書祭叔來聘至僖之三十秊周公來聘中閒相距止四十一秊如謂祭叔私來不在此數則自桓公八秊家父來聘至僖公三

十年相距七十三年言六十年者無據矣且莊公二十六年齊桓始霸自此上溯桓公八年相距三十五年齊桓未霸而周不下聘誰之力歟此申穀梁說以褒齊桓者尤憒憒也若夫啖趙言諸侯之于天子有貢無聘惠氏半農論之備矣

釋天

春秋左氏傳于齊之陳氏晉之魏氏載其降生之兆卜筮之祥說者謂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古皆掌于史左氏守史職而備書之其失也巫巫作誣非出范甯穀梁傳注謂多敘鬼神之事也或曰此

左氏之諛也申左者乃為之說曰盛世之天理與數合亂世之天數與理睽春秋中簒弑屢見有數存焉天實為之也或又曰此非左氏之舊文也是皆不然夫齊晉季世之君皆昏暴不修德自絕于天其臣之善結民心者乘此機以取國取國者未可謂順天也而非其先世之受寵于天不能取也然則畀國如陳魏者其始受天之寵其終逆天之心逆天而畀之適乘其時君之絕于天而據之曰順受者正命逆取篡非命知天命之始終者其惟左氏左氏之佗傳也世卿之家有善無不錄以明其順有惡無所隱以

若其逆載陳魏初卒之兆豈不謂忠君恋民上順天心自將化家為國而獲福綿遠乎卒不能然將逆天以取國逆天者祚不長左氏蓋憫之矣或曰左氏固詳亏數者也載晉女叔寬之言以萇宏為違天栁子厚王伯厚諸儒皆非之其可解乎曰詩書言自求多福言祈天永命皆謂修德以感天也天厭周德周不務修德弃郟鄏而遷成周壞其可支乎城成周者有持危扶顛之心而昧亏天道之大原者也褒萇而貶左豈曰知天

釋偏兩卒伍

左傳桓公五年先偏後伍伍乘彌縫杜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宣公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注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成公七年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注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杜氏之注所言卒百人兩二十五人與周官之文相符十五乘為偏二十五乘為偏二文歧異

其所解之義復與傳文乖牾說者非之矣服氏子慎亏宣公十二年傳注曰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為卒言廣有一卒為承也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為承承行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服氏此注較杜注為明然以成公七年傳文核之服說仍不可通昭公元年傳兩亏前伍亏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服注引司馬法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亦復與前注歧異式三案古者謂乘為兩詩百兩謂百乘孟子三百兩謂三百乘一乘輔車二十

五人馳車七十五人合輜車馳車爲兩兩用百人是謂兩之一卒偏兩猶偏師不用全軍曰偏師不備輜車曰偏兩舍偏兩之一留馳車中士卒十分之一以教戰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謂十五乘之廣用千五百人外又以百人副之而此百人不以副輜車專副馳車也先偏後伍先用馳車偏兩後用輜車之二十五人爲五伍副馳車以彌縫偏爲𢧵拒以馳車之七十五人爲𢧵拒也傳之四言偏者一側或曰周官夏官司右合其車之卒伍注云車亦有卒伍賈疏引左傳廣有一卒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五

乘為伍江愼修申之以為車㳒兩偏為卒五偏為伍二十五乘之偏五十乘為卒百二十五乘為伍十五乘之偏三十乘為卒七十五乘為伍則左傳所云偏兩卒伍皆言車㳒也曰左氏昭公元年傳明言毁車崇卒則所謂偏為前拒者非車戰矣兩偏為卒古無明文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江氏謂質言之以三十乘適吳留其半曰

此文終不可解

後學丹陡陳慶季初校
孫　獅勵復校

春秋釋二

定海黃式三

桓王事提要

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崩魯隱公三年太子洩父蚤死立孫林是為桓王虢公忌父王所信任者也初王命尹氏武氏助曲沃伐翼曲沃叛王王乃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王既好惡無常其後曲沃滅翼王復立哀侯之弟緡而卒無功鄭伯寤生平王時已為卿士桓王將畀虢公政鄭伯怨王使祭仲帥師取溫之麥復取成周之禾三年鄭伯朝王王

不禮焉周桓公諫桓公非黑肩五年鄭伯以齊侯朝王齊侯左傳譌作齊人王命鄭伯為左卿士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告齊魯同伐宋勝之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黨于宋鄭取宋蔡衛三師復入郕八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以蘇忿生之田十二邑其邑皆王所不能有者使鄭自取之鄭由是復不朝周十三年王伐鄭虢公林父周公黑肩從王師敗績于繻葛鄭祝聃射王中肩鄭伯之辠固彰彰矣而王之用虢周二公德既不足威復日替君子譏王之失人十八年虢有大夫詹父之譖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虢公

出奔虞十九年鄭伯寤生卒二十三年王崩子莊王佗立

莊王三年周公黑肩謀弒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王子克桓王所寵而屬諸周公黑肩也周公阿桓王之亂命欲立之辛伯諫周公不從事發辛伯告王誅之

莊王僖王事提要

莊王立十五年而崩釐莊公之十二年也僖王立五年而崩釐莊公之十七年也二王之崩葬春秋不書說者謂周不赴列國不奔喪此殆不然莊王十四年齊桓公娶共姬

辭王其昏越一年崩胡爲不赴于齊魯僖王元年齊桓公有北杏之會二年王使單伯會伐宋單伯王臣莊元年單伯送王姬文十五年單伯至自齊相距八十二年是二人之爲世卿也四年諸侯同盟于幽穀梁傳曰同尊周也越一年崩胡爲有藐視王器之事攷左氏莊公二十年及二十六年經傳經自爲經傳自爲傳經傳各有變文則二王之崩或三傳俱無文而經文亦因之變歟文公十四年頃王崩不書左傳言不赴不書之故則左氏他傳時莊僖二王之崩必書于經是以左氏不發傳也列國不奔喪將盡有之而周豈不能赴歟雖然王綱之不振自

莊僖而甚莊王黜衛朔立黔牟朔入而子突力不能救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王事之大憾也紀季姜爲桓王后而齊襄卒滅紀齊桓滅譚滅遂荆滅息執蔡侯獻舞皆在莊僖之世矣

惠王事提要

僖王之世齊桓公㓕伯之時也齊桓既會宋桓于北杏復請師于周以伐宋王命單伯會伐宋單伯又會諸侯于鄄則僖王固信任齊桓矣僖王崩惠王立二年有子頹之亂助頹者內則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外則衛侯朔

南燕伯仲父也平頹亂者虢公醜鄭伯突也齊桓方求諸侯而不勤王是時王信任虢鄭也先儒疑子頹之事不見于經而傳爲妄不知春秋魯史傳參補周史所以異經十年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命爲伯且請伐衛衛惠公朔抗周入衛不能備禮事周後復助立子頹王命齊桓伐衛戰敗衛師以王命數其失禮衛服齊桓取賂而還顧氏諸儒妄駁左傳特申之蓋霸者之因公濟私固如此初王在諒闇中娶陳嬀是爲惠后左傳云實惠后實是古通用王因是寵少子帶將廢太子鄭二十二年齊桓會諸侯于首止正太子之位盟諸侯王怒召鄭伯提叛齊從楚晉鄭伯逃歸不盟

主此謀者宰周公孔也二十四年王崩依左傳在僖公七年與外傳諸書合明年襄王即位襄王二年齊桓會諸侯于葵邱止晉獻公之赴會者亦宰孔也惠王始任虢公醜虢公亡國之君也終任宰孔宰孔忌齊桓之功而黨于王子帶者也

襄王事提要

襄王賴齊桓而定位討戎難之辠王子帶奔齊而春秋傳于僖公十三年十六年兩言成周則戎難未靖也未幾齊桓卒鄭文公捷始朝楚宋襄公茲父伐鄭與楚戰于泓傷而卒其子成公王臣亦不辱已含恨而朝楚盖中國諸侯

之變甚亏此矣而襄王亦復有王子帶狄人之難幸而晉文公亟曰起逿狄殺帶以安周敗楚服鄭以安天下請隧也啟南陽也召王狩亏河陽也曹伯以豎貨筮史而復衛侯以窟納毄而復也皆不能爲晉文掩其過而其功不可沒王之絕請隧曰王章絕元咺曰君臣無獄抑亦儼矣晉文卒子襄公驩立復主中原之盟襄公卒亏襄王三十二季越二季王崩晉霸亦衰襄王之臣莆有宰孔黨亏王子帶後有頹叔桃子奉帶以狄師伐周惎與狄力戰而身過難者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也富辰諫召狄伐鄭諫立

狄后其言甚正後復力戰使王畀脫論者尤賢之帶難已平之後取簪者曰王子虎其卒也赴于諸侯諸侯弔如同盟左氏文公三年傳所謂王叔文公卒者也外有賢方伯內有執政賢臣襄王是以免于難此外如內史過度晉惠之受瑞惰內史叔興對宋襄之問隕石鷁退飛皆有識者矣

頃王匡王事提要

春秋文公九年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侯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是年頃王即位晉靈公夷皋幼趙盾執政之時也楚聘魯秦致禭于魯豈非乘時以窺中國歟明年使蘇

子盟晉侯于女栗又明年晉郤缺魯叔仲彭生會于承筐（文十一年經書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釋文云仲衍字案十四年經無仲字疑脫彭生即叔仲惠伯）謀諸侯之從楚者缺與彭生晉魯之賢臣衛鄭之君乃因魯以請平于晉（二人賢而諸侯平則不平之由不用賢也）是以六年夏諸侯有新城之同盟而頃王已崩于是年之春而匡王立矣是魯文公之十四年也頃王之喪以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不赴不書于春秋之經匡王始信王孫蘇（左傳王叛王孫蘇信而棄之也譏者多矣）後復信周公閱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晉平其事而復之是年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冬齊人執單伯匡

王元年夏單伯至自齊冬諸侯盟于扈謀伐齊齊人賂晉侯事遂寢二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公子鮑為之也三年春晉人討宋受賂立公子鮑夏晉會諸侯于扈以定鮑之位是為文公鮑與商人各以賂行篡天下之謀篡弑者無所忌矣四年齊人弑其君商人魯公子遂弑其君之子惡莒弑其君庶其六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弑君之事疊起于數年內者如此

定王事提要

定王元年楚子旅旅一作侶一作呂是為莊王伐陸渾之戎至雒觀兵

問鼎輕重時魯宣公之三年晉成公之元年也自是晉楚迭爭鄭陳之成五年晉會諸侯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與楚彊謀不睦也六年晉侯使郤缺為政七年晉侯黑臀卒子景公獳立楚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八年楚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是時魯晉不通使潁北之役不書春秋傳補之）郤缺晉之賢臣士會輔之可以敵楚之騖救矣惜未久于執政也九年陳侯如晉楚入陳十年楚入鄭晉荀林父帥師與楚戰于邲晉師敗績自是陳鄭皆服于楚十一年楚子伐宋十二年楚子圍宋十三年魯公孫歸父

會楚子于宋自是宋魯皆服于楚楚之張如此周禍急矣而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乃使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十四年春晉士會獻狄俘以黻冕命士會將晉中軍且為太傅于是晉盜奔秦冬晉士會來平毛召之難士會歸講求典禮脩晉國之法十五年夏晉會諸侯同盟于斷道秋晉士會老郤克為政矣十六年楚子旅卒子審立（旅莊王　審共王）十七年春晉使瑕嘉平戎于王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劉康公為之也十八年夏晉會魯衛曹之師敗齊師于鞍冬楚以蔡許之師侵衛遂師于蜀侵魯是時諸侯畏晉而竊與楚

盟蔡侯許男失位乘楚車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不見使單襄公辭焉為郤克之不能伐楚伐茅戎以敵王愾而徒逞怒于齊也晉臣自郤缺士會外無賢佐霸業衰而王室由此替二十一年王崩

簡王事提要

簡王承定王之後其臣之見于春秋經傳者曰單襄公劉康公成肅公周公楚尹武公召桓公單襄公既貢晉獻齊捷後復譏晉郤至之驟稱其伐驟數也傳云驟諫同復會諸侯伐鄭者再劉康公雖喪師茅戎然成肅公受脤不敬劉康公譏之受中定命之言為後世法晉郤至爭鄇田單劉二公訟

諸晉郤至乃不敢爭周公楚與伯輿爭政犇晉召桓公奉使賜魯成公命尹武公兩會晉伐鄭內臣之大略如此外方伯晉景公獳自邲戰既敗不能服鄭者十二年定王末年鄭服晉諸侯同盟于蟲牢（魯成公五年）簡王元年楚伐鄭救之二年楚伐鄭救之復有馬陵之同盟四年同盟于蒲諸侯有貳于晉者晉命齊歸魯衛侵地復命歸于齊諸侯惡其失信也且晉歸鍾儀以求成于楚楚公子辰晉羅茷往來聘問景公卒厲公州蒲立宋華元卒合其成而猶責諸侯之貳于楚不亦傎乎未幾楚成遂敗十年春晉侯會諸

侯于戚討曹伯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執之歸于京師伯討也冬復會諸侯之大夫及吳人于鍾離通吳以儆楚也十一年夏晉敗楚鄭之師于鄢陵秋尹武公會諸侯伐鄭十二年夏尹武公單襄公會諸侯伐鄭冬單襄公復會諸侯伐鄭晉既敗楚鄢陵復三假王命以伐鄭卒不能服鄭者楚厚于待鄭晉薄于待諸侯晉君臣驕侈之心未足以招攜貳旦十三年晉人弒其君州蒲十四年王崩是爲襄公之元年也

靈王事提要

靈王之世凡數變十二年以壽晉悼公用韓厥知罃之謀輯睦中夏至于蕭魚服鄭楚不能爭說者謂其軼美城濮堪與召陵比烈中國霸業之最盛者也顧氏震滄謂城濮勝于召陵非孔孟以德服人之旨繼則晉悼用荀偃霸業遂衰助孫甯亂衛也假羽毛貳齊也平公繼之主盟會者十有三湨梁祝柯猶有霸國餘烈至商任沙隨祇以報范匄之私怨焉自趙武為政用宋向戌弭兵之說于是有宋之盟而列國之君不能不旅見于楚二十七年王崩楚子昭亦卒魯陳鄭許之君往朝于楚者楚人止之以送葬景王元年春魯侯親襚于楚

子之殯四月諸侯送楚子葬至西門之外五月王葬諸侯之大夫有葬能至者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以為弱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蓋周之威替于楚矣然此非獨晉之咎也王叔陳生愬戎于晉而反貳于戎後復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之直猶殺史狡以說王叔陳生而復之卒至訟于晉而事始平何周室之不振一至于此

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公羊僖二年十四年傳文此公羊氏之所以善齊桓而恕其專也當靈王末年設有齊桓起絕晉攘楚雖無

天子之命而可以行之於天下破胡傳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之謬

景王事提要悼王坿

景王十二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攻潁方伯之寇周自此始越四年劉獻公會諸侯亏平丘晉人告齊之不尋盟獻公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此虛言耳鄭子產旣爭承告子太叔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魯叔孫昭子見齊之伐徐而傷諸侯之無伯則實錄也蓋是時列國諸侯諠亂矣而畿內之臣亦亂甚襄頃之族殺單獻公而立成公原輿人逐原伯絞而立跪尋成景公之族殺甘悼

公過而立平公鰌毛昇殺毛伯過而代之綱紀既紊亂賊難制不說學者蒞獨原伯魯乎初儋括當靈王之崩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也景王立儋括作亂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儋括奔晉儋括有舉不能討佞夫爾舉而誅君子謂景王不仁于其弟其後景王有所寵之子朝欲立之會崩朝作亂長子猛卒于亂謚悼王此又景王之不仁于其子也

敬王事提要

敬王初即位 魯昭公二十三年 有王子朝之難王居狄泉為東王

子朝立王城爲西王三年晉人以王室之難徵會于諸侯云期以明年三年諸侯會于黃父又云明年將納王諸侯之忌于王事如此幸而靖其難者單穆公旗劉文公卷之力也卷一名狄字伯盆而事伯盆者萇宏亦與有功焉黨子朝者尹固召盈毛得南宮極嚚父子極以地震死召盈知勢不敵反逐子朝子朝毛得奉周之典籍奔楚尹固奔楚旋復是四年事也七年尹固召盈伏誅十一年劉文公用萇宏言城成周不復返王城也王城稱西周即郟鄏成周稱東周即洛邑十五年楚亂殺子朝于楚十六年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

人以佗亂王避難居于姑蕕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定王室越三年而亂平初劉氏與晉之范氏世為婚姻萇宏既事劉文公與范獻子鞅相昇城成周之役晉魏獻子舒易位且倩屬役于韓簡子不信范鞅至去魏舒之柏椁以示貶范與韓魏始隙二十三年晉趙簡子鞅貪衛貢殺趙午圍邯鄲中行文子寅范昭子吉射討趙鞅鞅入于晉陽以叛未幾韓不信與魏襄子曼多舒孫奉其君以伐范中行春秋亦書入于朝歌以叛惡其攻君也韓魏既逐范中行遂復趙鞅鞅挾晉君以為重凡宋齊魯衛鄭之助范中行

者責之以藥君助臣而周萇宏既德范氏且以趙鞅始禍不直趙鞅姜氏謂周必不與范氏是駁傳非伸傳范氏之族士鮒來奔受之見定十四季傳復與范氏田見哀二季傳趙鞅怒王爲之殺萇宏以說亏鞅是二十八季事也趙韓魏分晉之局定亏此趙鞅自是伐衛伐鄭伐齊以報助范中行之怨覩周室如弁髦矣

四十四季王崩魯哀公十九季

後學金壇林之麒初校

孫家燦復校

春秋釋三

定海黃式三

隱公事提要

魯惠公元妃孟子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皆非嫡子也非嫡曷爲欲立桓寵仲子也曷爲卒立隱國多外難非長君不能治也隱始通宋好盟于宿及六年齊鄭始平惠之末年宋齊鄭皆與魯爲難其發也有宋師不能不立隱也隱既立矣曷爲經不書卽位卽位殺其禮也曷爲殺其禮攝也經于仲子書夫人發于聲子書君氏卒傳偁惠之

與太子少以桓為太子復伻狐壤之戰公為公子皆魯隱有讓國之誠也曷為讓之誠成父志也是隱之仁也穀梁傳先君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式三謂隱成父志然則隱曷為終亏弒曰惡惡不能去也衛州吁弒君之賊合宋陳蔡伐鄭翬固請師帥之而行書曰翬帥師隱疾之矣老桃之會翬先期會齊鄭伐宋隱亦疾之矣及翬請殺桓復不加誅而身受弒隱之為君優柔寡斷知公子彄之賢而不能用弗許公子豫之會邾鄭而不能止其弊一也然則春秋之託始亏隱亦可知矣蘇東坡曰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

以何之

自隱以後桓閔與子般之弒繼世疊見一國之變莫大亏此春秋魯史誅亂賊必始亏此所以示萬世之君立臣子之防者亦在亏此

桓公事提要

魯桓公之時鄭國君之雄驁者莫如鄭莊齊僖桓弒君而立會鄭莊亏垂亏越以許田易祊而位已定復會齊僖鄭莊亏稷受宋賂立華督為宋相取郜大鼎納亏廟繼乃脅亏齊使公子翬如齊逆女翬督弒君之賊也而莊僖寵之則桓可以無所顧忌矣受周之聘者三渠伯糾仍叔之子

家父受列侯之朝者五滕子杞侯紀侯穀伯綏鄧侯吾離而曹世子射姑邾人牟人葛人亦朝焉蓋當是時周與列國不討簒弒之賊以為逆取而順守之亦可矣然桓安能順守哉內寵公子翬不用臧孫達申繻之賢國已失人矣鄭忽其所惡也突奪忽之國而黨之突既出齊會諸侯以納之其與齊襄會于袲納鄭突也復盟于黃平紀于齊也雖然後既與齊戰于奚矣而侯會襄于濼非天奪其魄將以報簒弒之惡也邪

莊公事提要

與莊公年十四而卽位春秋經于二年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則此時之政慶父主之宜其謬矣五年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莊公親兵之始六年秋乃還納朔也朔奔而黔牟立已九年有王人子突之救而莊公抗之悖矣九年夏伐齊八月及齊師戰于乾時納糾也糾未納而小白入莒襄公靖難君齊而莊公歷時不退師之敗績非不幸矣十年春敗齊師于長勺夏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敗宋師于鄑傳雖箸曹劌公子偃歂孫之績而連年黷武與齊宋為敵民之困可知也越一年宋閔公弒桓公

御說立傳所傳能舉已知恤民者也又越一年齊桓公修
衣裳之會于北杏莊公受盟于柯督于是乎始息兵雖然
外難既弭內政不修如齊納幣如齊逆女身親爲之詎兼
諫者觀夫曹劌諫觀社不聽穀梁傳以觀社爲尸女惠半農引墨子證之御孫
諫刻桷不聽諫宗婦用幣覿姜氏不聽其決于違禮如此
公羊氏言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蓋淺醜之季饑告糴而築
郿新延廄可已而不已一年三築臺其事蓋同說者謂築
臺示侈以媚姜氏方望溪說其信然歟抑惡其惡而增之歟季
四十五歲孟任之子般立弑之者通姜氏之慶父也姜氏

之子閔公啟立慶父又弑之齊桓公殺姜氏是爲哀姜

閔公事提要

閔公之卽位也少與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召諸陳次于郎以待之果其幼而慧乎是時魯之臣臧孫辰等葢亦勸君爲之也齊仲孫湫來省難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魯之君臣不遽去之者慶父擅權于莊公之世而有哀姜爲之內應勢積重而難返季友雖歸力猶不能制臧孫辰尤難淡責此孔子言臧孫之不知三不仁三而不加責于此也說者謂季友不誅慶父俟其弑閔而立僖意主于僖也

蓋因魯有季氏後日之禍而增其辠歟或曰桓弒閔弒般亦弒皆弒隱之報也邪閔公弒齊高子來盟公羊氏言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然則霸者之功不可沒矣

僖公事提要

魯僖中興之初值齊桓扨伯之季從召陵之師頌所謂荊舒是懲也赴淮之會頌所謂淮夷來從也十季如齊十五季如齊說者譏魯之朝大國自此始而天子命齊桓爲方伯五季再朝禮亦宜之十七季齊桓卒僖公與楚子會于

盂盟方薄復使公子遂如楚乞師使晉文不興則魯將以事齊者事楚矣以是知中國之不可無霸主也雖然僖公之始盛終衰復以季友與公子遂分之滅項入杞與齊邾交怨遂之執政則然季友執政未嘗有此然則當時有展禽矣使其繼季友而為政則僖公善績豈特如魯頌所詠春秋所書已哉國有聖人值足用為善之君而卒不用孔子是以歎息痛悼亏臧文仲也

文公事提要

魯秉禮之國也文公時綴化僖公主逆祀躋僖公大室屋

壞而不修歷時不雨而不閔厭政已甚而不視朔婦姜贄聘而賤逆之成風非夫人而以夫人禮葬之郕太子亏君卒未立而來奔以君禮逆之饗亏晉而下拜宴甯俞而賦湛露彤弓何其既怠且闇多失禮歟文公之臣若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季孫行父臧孫辰皆其敀用事者孔子譏臧孫之不仁不知有六譏季孫之不能再思則其餘者枉自鄶無譏之例矣八秊冬公子遂及晉趙盾盟及雒戎盟傳曰珍之是公所尤珍者在遂宜其政之謬也遂之殺適立庶尤惡之大者曰有叔仲惠伯名彭生者公孫敖欲

娶莒女勸公止之晉郤錡謀諸侯之從楚者會以成之楚子使椒來聘執幣傲惰其必滅乎遂殺惡及視而身殉之可謂殺身成仁者矣

宣公事提要

文公之薨也公子遂請于齊惠公殺適子惡(惡公羊穀梁傳作赤古讀同)而立庶子倭(一作俀又作委)是爲宣公宣公以此德遂雖祿去公室不以爲嫌遂死季孫行父執政而宣公所屬意者在公孫歸父則以德遂者德歸父也內既德遂外則德齊其事齊也或一年而二朝焉(十年)或一年而使臣三往焉(元年十年)

黑壤之會晉人止之而不與盟爲其親齊而疏晉也迨至齊頃肆虐魯無所庇會楚于宋而楚交不堅十五年會晉于斷道而晉交亦不堅十七年事詳見成二年傳當是時魯君臣莫不咎親齊疏晉之失大援矣特其所以失援之由各有所忌諱而不言耳而歸父之如晉也乃欲以親齊之咎歸于行父而去三桓夫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行父不能不分其咎而主此事者遂也歸父欲移其父之辠以辠行父行父詎聽之乎會宣公薨歸父奔齊行父逐之也

成公事提要

成公卽位外有齊難楚復助齊遂有齊楚同我之憙晉為
盟主政令無常待魯復薄既戰鞌而歸汶陽復敓而與齊
既自通楚好復疑魯之貳亏楚公初如晉而不見敬再如
晉而止之九月沙隨之會以後朔而晉侯不見公伐鄭伐
秦伐鄭無役不從而猶有郤犨之讒慝蓋魯之困甚矣雖
然所病者在國本之不立曰穆姜之幽公子偃之刺是家
不齊也有仲孫蔑之賢而不專任有僑如之姦而不速去
是失人也不能革稅畝之弊而反增邱甲之作致汶陽故
土既歸不服而用師圍之是失民也內治不修人始從而

侮之故論政必自立國本始

襄公事提要

襄公四歲卽位其執政者季文子行父也文子既事成公復輔幼主行事功舉相參而孟獻子蔑叔孫穆子豹寶能補文子之不逮以扶幼主而存弱國四年公如晉請屬鄫五年穆子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是時穆子已代文子而為政七年文子之子武子宿城其私邑之費十一年武子將作三軍請于穆子穆子有政將及子之語卒不能止之然則穆子為政勢不足馭武子而獻子可知

突入鄆也十二年 取邿也十三年 會吳于向而使次卿叔老為介以行也十四年 城成郛而居叔孫之上也十五年 武子之浸肆如此而襄公年已長不能收大權以歸已祇聽武子之所為則其不信任獻子穆子有以致之也獻子之子莊子速繼世象賢獻子卒于十九年越四年而莊子亦卒武子立羯使之嗣己而穆子之勢益孤厥後襄公如楚未歸武子取公邑之卞以私肥已榮成伯賦式微而入國則穆子雖賢而權不足以制武子復何怪乎雖然終襄公之世既作三軍而不敢舍中軍者以穆子尚在也

昭公事提要

君尊臣卑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春秋傳詳敘季孫意如之惡其在是矣而傳兮昭公之未逐也譏其三易衰有童心述穆叔叔向之言譏其居喪公及齊歸之喪忘親而不哀述女叔齊之言譏其政令在家不能取有于家羈不能用民食兮他不能恤述樂祁之言譏其失民不尋遺志動必憂其既逐也言如齊如晉之辱鄆潰之變以見其絕兮人言米元公叔孫婼叔詣欲納之而遽歿以見其絕兮天經書居鄆在乾侯非公存公傳兮言之豈他傳者果昧

于君臣之大義耶後儒議傳為妄夫亦謂亂賊之佗臣皐必誅而其君不能不分任其咎二者兼書之所以臯意如而惘昭公也或謂專責臣或謂專辠于君皆偏說也 孔子修春秋于外諸侯之失國書曰某侯某出奔某于昭公之失國書曰公孫于齊皆不書出君者之名書出君者之名祇足以責賊臣不如書奔書孫則逐之使奔使孫者其辠未嘗不顯而所以責君之不能守國義亦兼之自衞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舊史之文如此亦已𣈆尊君抑臣之義矣而孔子修之曰衞侯衎出奔齊左氏因之詳述師曠之言未嘗不體經意而為傳矣

昔晉文公直衛元咺請殺成公周襄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此言當告季孫意如輩而豈足盡春秋天子之事哉

定公事提要

魯季孫意如逐其君改佩攝祭者八年威福自作力足以要結人心使之馴服定公卽位未能遽奪其權而還之五年夏意如卒秋叔孫不敢卒桓子斯武叔州仇皆弱不勝事公於是時復不能振已之權而委之于陽虎一侵鄭一侵齊公皆親行而鄰不假道軍律不整誰之過歟公及諸

大夫盟陽虎亐周社復盟國人亐亳社滋紀尤蕩然矣逆祀自文公始而順祀先公之舉獨俟之亐陽虎攷之公羊傳文公逆祀去者祇有三人（諫不從而去）至此順祀叛者猶有五人（諫不以禮而去）則晉偁秉禮之國亦虛語曰孔子有聖德不部視羿之君臣以為羿大亂之後各有悔心可撥亂而反之正也陽虎既奔孔子遂為中都宰是九季事也十季為小司空攝行夾谷之相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十二季夏墮郈墮費公羊傳所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也是為司寇之績矣十二月公圍成仲孫何忌聽公斂陽之

言不克而還適齊人饋女樂受之以內難未平之日有晏安酖毒之懷孔子諫之不能聽孔子之諫見韓非子十三秊郊不致膰孔子行史記十四秊孔子去魯失之亏是築蛇淵囿大蒐亏比蒲秋政著矣十五秊公薨

哀公事提要

哀公十一秊季康子以幣迎孔子歸而有田賦之訪沮之不聽哀公問有若盍徹之對復以為不然十二秊春用田賦冬螽十三秊冬螽十四秊饑天之意蓋可知矣是秊秋齊陳恆弒其君壬亏舒州孔子請討不行由是陳氏卒篡

齊韓趙魏亦分晉國篡逆之國雄于天下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于邾遂如越不復歸史記云復歸不可信皆由不用孔子之言而君臣之大義不明也初孔子失魯司寇將之楚本檀弓先之衛見史記衛有蘧伯玉之賢矣而靈公無道楚昭王知大道能存將亾之國矣而子西復彼論語彼哉本作彼哉彼邪也楚有君而無臣衛有臣而無君皆不能用孔子然則君如哀公臣如康子復何望哉復何望哉宜乎孔子序書論詩綴周禮成春秋讀易而歎下學上達世莫我知也下學上達語在刪訂贊修之後見史記及漢書儒林傳又見說苑

後學江陰邢世章初校
孫　家驚復校

春秋釋四

定海黃式三

宋穆殤莊公事始末

宋宣公以子與夷之不賢立其弟和是爲穆公穆公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我不忘先君之恩我死必立與夷孔父曰羣臣願奉馮也穆公曰吾不可以負先君云是使馮出居鄭終致國云與夷是爲殤公殤公元年衞州吁弑其君完自立知鄭之與宋有隙而欲納馮也使告云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殤公許之夏

宋公陳侯及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復伐鄭是一歲二戰也二年宋伐郲取郲田于是郲人鄭人伐宋入其郛宋復伐鄭圍長葛是一歲三戰也七年夏齊鄭同伐宋魯敗宋師于菅秋鄭伐宋入其郊宋復以鄭兵在郊與衛人乘虛入鄭八月宋復與蔡衛伐戴三師爲鄭所克取之九月鄭復入宋是一歲五戰也八年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于菅統前後言之爲十一戰民不堪命十年羽父弒其君與夷迎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是爲莊公

賈服以七年之秋鄭入宋郊宋衛入鄭郊爲一戰賈氏因于七年之夏一事分二戰服氏因據魯隱九年謀伐宋爲

一戰事在煬公六季疑皆未是論曰

左傳稱宋宣公立穆公而其子饗之是爲知人此非左氏大賢之言後人掛錄之說也而後儒輒舉公羊氏之文以君子之立子爲大居正而歸過于宣公其謬尤甚夫立君以爲民也古聖賢之君導民而治之如朽索馭六馬禪于人則如肩千鈞而息之爲君固若斯之難也煬公之不仁宣公必早有以知之恐其後之毒民也而不立之所以保其國恐其後之不保國也而不立之亦所以保其子穆公能體宣公之意其不當復立煬公也明矣或曰莊公之爲

人與殤公之不材鈞也子既不材不如立先君之子曰立先君之子所以殺先君之子也其子不材曷不滋宣公之意擇賢而立之或曰子之論呂伯恭之所謂高也奇也曰如呂氏言必立不材之子以亂其國禍其家而後爲非高非奇也邪

宋公子魚事始末

宋公子目夷字子魚桓公之庶子也太子曰茲甫其母在衛意不欲終立以絕迹於衛見庶兄子魚之仁且君之所悉也請讓之以爲嗣桓公義太子意不許桓公疾茲甫復

固讓遂逃之衛桓公乃命子魚參合說苑及左傳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亦逃之桓公病不瘳使人召茲甫曰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甫乃反復立為太子桓公卒茲甫立是為襄公襄公既立子魚乃歸使為左師以聽政宋之官制左師之下有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右師在左師上而襄公以子魚為仁政權歸之左師齊用管夷吾位在國高下魯任叔孫婼亦然也宋自殤公之亂越一世而萬又弑閔公桓公平之臧孫達所偁有恤民之心者子魚承先世之業復修舉其末理者行之數秊國

謚治適齊桓公卒襄公因是納齊孝公有圖霸之意是時子魚為司馬矣（僖十九年傳稱司馬子魚）十年春襄公命執滕子嬰齊示威也夏曹人邾人會宋公盟于曹南鄫子後會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襄公不聽秋圍曹子魚復諫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

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
而後動襄公亦不用也十二年春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
于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殆而後敗秋諸侯
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
是楚果執宋公以伐宋冬楚人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
未足以懲君十三年宋伐鄭楚救鄭宋楚戰于泓宋師敗
績宋公傷股十四年宋公遂卒傷于泓故也子成公王臣
立五年晉敗楚于城濮宋乃免于楚之難初盂之役宋公
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子魚曰楚彊而無義請以兵車之

會往宋公曰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遂以乘車往楚人果伏兵以執之宋公乃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子魚復命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械而守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參公羊傳及左傳　楚子知殺宋公猶不尋宋國適諸侯會楚子于薄爲宋公言乃釋宋公故宋公之執不用子魚言而至此也其釋也則子魚之力也泓之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盡濟子魚請擊之左傳云司馬固諫顧亭林以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諫者堅辭以諫

惠定宇引晉語晉公子重耳過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注固莊公孫及韓非外儲說以規顧氏然顧氏據史記未必非也

宋公不許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復不許及敗國人咎宋公宋公曰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子魚曰君未知戰今之勍者皆吾敵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左氏穀梁氏皆以子魚之言詭而不害亏正者審時度勢能殺敵以保吾民固仁義之正道矣子魚亏未戰之時告君以文王之修德以齊桓為德薄襄公以為迂及其戰也襄公則意欲師文王公羊氏因謂宋公之論戰文王不是過而惜其有君無臣嗚呼有臣如子魚而不能用斯

其眞無臣也邪子魚之子曰公孫友其後世以魚為氏

晉隨武子事始末

晉士會者士蔿之孫也文公城濮之戰多其才使為戎右襄公卒晉人欲立長君使士會逆公子雍于秦既而畏穆嬴之偪立靈公而禦秦人之送雍者士會由此奔秦居秦五年晉秦有河曲之戰晉六卿患秦之用士會也議復之是時荀林父請復賈季郤缺曰賈季亂且辠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辠乃使魏壽餘僞叛而請歸于秦秦伯信之壽餘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

使士會如魏約辭士會知晉之返己也乃辭曰晉人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河乃受命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伯悔之然其帑卒歸時靈公之六年也靈公壯而侈虐殺人趙盾將諫士會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士會既入諫公謝過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然公陽是之而不改也趙盾數諫終不改數左作驟驟數同音義靈公既弑成公立晉楚爭鄭國之成成公卒景公立楚伐鄭士會救鄭

逐楚師于潁北而率諸侯之師戍鄭是時楚莊王用蔿敖
而晉則郤缺執政士會輔之故爭鄭若斯之力也越一年
荀林父執政而晉師敗于邲邲之役荀林父將中軍士會
將上軍趙朔將下軍而先縠郤克欒書佐之救楚之伐鄭
也及河聞鄭與楚平林父欲還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
而動楚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
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縠不從以中軍佐濟林父
不能以軍法制之乃皆濟師楚子聞晉師至使少宰如晉

師曰寡人少遭閔凶不能文闓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
鄭是訓定豈敢求辠於晉二三子無淹久士會對曰昔平
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君子謂
士會有辭而先縠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以求戰且不
設備士會曰楚無惡除備而盟何損弖好若以惡來有備
不敗先縠復不從士會知師之將有禍也乃使鞏朔韓穿
帥七覆弖敖前及戰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有備故也是以
各軍奔潰之時士會獨收師殿而退七年春士會帥師滅

赤狄獻俘于京師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晉侯請之也于是士會執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偁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冬晉侯使士會如京師平毛召之難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士會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士會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越一季士會請老以避郤克告其子燮曰爾從二三子惟敬燮受命唯唯鞌之戰郤克勝齊師歸會見燮之後入呼而問其故燮對曰師

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
不徵士會喜曰吾知免矣士會會宋亏隨范卒謚武其後
趙武亟脩羨之趙武與叔譽觀九原言陽處父知不足脩
身犯仁不足脩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微隨
武子其誰與歸與子木會亏宋復言武子之家事治言亏
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亏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尙矣哉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式三日以隨武
子之賢當趙穿弒靈公之時不能與趙盾力爭使之誅穿
豈其自顧力不足而不以言邪抑言之而史不錄之邪孔

子譏臧文仲之不仁三不知三而不責以平慶父之難貸蘧伯玉之卷懷兮無道而不責其近關之再出事固有力之所不能强者君子成人之美毋輕誣人以不善也若夫河曲之役爲秦畫策使之出戰交綏而已綏退也焉足爲武子病哉

管仲子產論

身賢賢也能薦賢亦賢也齊鮑叔鄭子皮之所以傳美至今也然傳記孔子之言褒鮑叔子皮而譏管仲子產未聞復有所進是言也劉子政錄之蘇明允極論之式三曰此

非孔子之言也夫所貴乎薦人者為其所薦之果賢曰使管仲而不能用賢也者是鮑叔薦害賢之人也子產而不能用賢也者是子皮薦害賢之人也四子之賢其不然亦明矣管仲之言曰墾田剏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平原廣域車不結軌鼓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公子成父（公子管子作王子）請置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辜臣不若

弦章景公時有弦章二人蓋同姓名韓非化弦商新序化弦甯請置以為太理管仲言見管子韓非子呂覽韓外傳新序此惟管仲能兼用此數人始數人㝵展其所長子産相鄭雖致裨諶游吉公孫揮馮簡子之倫亦如之可謂朝多君子矣子產之卒也游吉代為政左傳記之管子書言疾亟薦隰朋韓非子十過言管仲薦隰朋而桓公不用呂覽貴公亦言薦隰朋越十月隰朋卒以列子力命莊子徐無鬼韓非子十過與呂覽貴公齊世家核之其事足信是可以責管仲乎孔子數偁管仲子產如其妒賢妨能則㝵不止於器小而品不列於惠人孔子將不偁之世以此責二子吾故斷之曰此非

孔子之言也

百里奚論

孟子雪聖賢之誣百里奚無干秦穆公事辨之明矣然身棲于市所舉在牛口之下意者如高士王牆東儈牛自隱歟當時又倂五羖大夫者貧無衣褐織五羊之皮以禦寒亦未可知道苟不枉身屈何傷大丈夫不得志于時貧賤何恥焉天降大任非意所及也顧傳記言奚事多失實左傳倂蹇叔哭師公羊穀梁傳言哭師二臣之有奚奚太虞秊七十越三十秊而有哭師之事則百歲老臣見忤于穆

公迺如是史記蒙恬傳言秦穆公舉百里奚應氏風俗通治之因證穆公之謚為繆果爾穆公始能用賢終加刃兮期頤之臣則書錄秦誓取其用賢抑復何說論語曰多聞闕疑

晏子論

齊崔杼弑其君光有從君兮崔氏之宮而死者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也有自外而赴死兮崔氏者祝佗父申蒯與其宰也殿幾則殺兮平陰者也其守職而死者太史及其弟三人南史氏不畏死而不死者

也晏平仲獨不歃且與歃於太宮之盟議之者曰不歃猶可也同歃可乎式三曰不歃則必同歃不同歃則必歃也平仲枕君尸於股而哭之崔杼不殺之以收衆心如不從盟苟聽之以搖衆心乎是以知不同歃者之必歃也且太宮之盟淸雖如陳文子未必不與此盟矣何以知之乙亥弒君丁丑遂與大夫盟雖欲去者未必如此之速也或曰平仲胡不去邪式三曰安必其不去邪晉傳休遜云晏嬰避莊公之難耕於海濱見晉書本傳是平仲之去傳文不詳而奇見於他說論古者因傳文之未詳而輒誣人以舉此類

甚多居數千載下而論古人事闕議苛所宜愼也或曰崔杼旣縊之明年左傳已載平仲之事此時慶封當國平仲何以遠反齊乎式三曰此亦史所不詳未可肊定其是非也君子之論古人當通其一生之始終而定之崔氏之亂申鮮虞奔魯僕賃于野以喪舊君後仕楚（見襄二十七年傳）盧蒲癸王何出奔而反齊（見襄二十八年傳）癸何變慶伐慶其事反復無常卑平仲而優癸何之復仇論固過矣卽申鮮虞之剪俠與平仲孰優孰劣亦未可武斷也古云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說苑臣道引晏子言忠臣不厺難不送亾之由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厺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亾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厺之是妄厺也謀而不見從出亾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左傳文簡說苑文詳

宋魚石止華元論

宋魚石援楚入宋詒禍民社聖經載之而左傳敘其阿蕩澤脅華元黨惡蔽辠之情尤著矣方蕩澤之殺公子肥也魚石與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桓族而黨惡華元身秉

國政任之不可誅之不能以孤注之身與蕩敵而亦殉之則又無諡心甚憂之魚石亏此時能與華元合謀誅一有皇之蕩澤可以全桓族而身爲保家之令主計不出此迫華元奔晉而事急矣諸子之惡衆心叛之華元乃國人所歸援大國以正霸討內有華喜公孫師以爲之應桓氏無祀勢固瞭然魚府等坐視待斃安能爲謀而魚石詭譎之心以爲與其不反而見討不如反之而許討且反之必不敢討意在羈縻華元以緩其計敗其謀曰攻蕩氏而殺澤非魚石之所料也魚石出舍睢上華元使止之復自止之

皆不入而決遂閉門尤非魚石之所料也奔楚入彭城遂竊計拙燕所不爲皐可勝言哉後之論者以魚石止華元擬子皮之止子產事既不倫而甚者謂魚石自請討澤處燕過之地何復奔楚左氏之言不足信抑愚左氏所敘之事甚詳登杜撰而爲之辭耶

衛元咺論

衛元咺之訟其君也爲其君之失禮也晉文公之執衛侯歸于京師也亦以衛侯之失禮也雖然衛成公信失禮矣而元咺可與之爭禮乎周語載襄王責晉文之辭則曰君

臣無獄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審上下之分君臣與父子同矣凱風之美孝子也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韓文公之作羑里操也亦曰天王聖明臣皋當誅元咺可訟文王何必就羑里臣子於君父之命不校當晉文公之自蒲奔翟已自言之而仰元咺屈衛成豈非蔽於私憾哉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左傳申之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而以臣訟君尤不可為訓矣孔子仕魯欲以微辠行樂毅仕趙亦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元咺揚君之惡豈特潔己之名晉文公苟非激于私憾何蔽護元咺至于如此孔子

嘗偁甯武子之忠元咺之辠不明則甯武子之忠不著論語書公山弗擾以費畔又曰佛肸以中牟畔爲之說者曰弗擾畔季氏非畔魯佛肸畔趙氏非畔晉夫弗擾佛肸仕亏家能以誠心感格其大夫則善矣旣不能然惟厺位亘以兵脅主古無此道當依左傳正其名曰畔夫今有以下屬訟上吏者幸輕其辠辠歸亏鄉而無識者取用其材遂至禍亏郡邑是以不辠已而辨之說苑曰冠雖敝必加亏首履雖新必關亏足上下有分不可相背

倉子變骸論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宋之困果若是哉設有之可以告敵人哉子反狠心嚮以君子遂能矜憐之哉以是知華元之愚不至是也華元潛出城入楚營登子反之牀以劫之事如陳平奇計祕莫得聞當是時子反面墨色情皇遽不知所為軍止七日之糧必以實告乞華元之止其劫也華元與子反語亦謂宋恥城下之盟縱夵食而亦守死自既約言退師乃盟而歸華元之盟而歸也知敵之糧盡雖背盟而可計日守也子反之受劫而不背盟也以情告敵雖圍之而不能滅之也乃告其君退師而行成公羊傳云子反

蓺元乘堙相見各以情告此子反告王之飾辭也此楚史檮杌之言也登牀劫盟非楚史之所知也唐張巡許遠守睢陽史紀殺妾殺奴殺城中婦人以食此亦表揚張許者之飾辭而儒者或以此議張許之殘忍亦見讀史之無識矣并論之以告善讀史者

亂賊懼春秋說

孟子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疑之者曰弑逆元兇日揭其策以示亐冓而不懼也且春秋以後亂賊不絕亐史冊安見其能懼乎式三曰此錢竹汀顧震滄論之矣疑

者曰讀錢顧二論而未諭也盍言其與式三曰崔杼之殺史甯殖之愧策皆以惡名為懼者也後世有忍于崔甯者不可尋知如猶是崔甯也者讀春秋而不懼也鮮矣且孔子之修春秋非特直書弑逆而使之懼也直書弑逆董狐等猶能為之而孔子則能逆折臣子覬覦之心夫古今亂賊未必不欲為善良也積驕成侈積侈成專積專成忍有騎虎不下之勢而遂為不軌者比比也春秋之於會盟征伐懍懍乎名分之不苟于亂賊之人惡其後之所終先于會盟征伐諸事溯其始之所啟使為君父而讀是書者知

履霜卽堅冰之漸而早絕之而臣子之讀是書者知驕侈之漸必至弑逆苟有不忍之心當先絕其未萌之禍後世之亂賊不絕由春秋之義不明也禮節民性不學禮者毀之樂和民情不知樂者乖易後世以春秋爲斷爛朝報奚怪亂賊之接踵也耶

讀劉氏權衡

劉氏原父春秋權衡糾正公羊穀梁之謬可謂詳且盡矣其駮議左傳五十凡及經傳之異細思之多過當者傳中坿君子之辭僞類考叔爲純孝僞宋宣公爲知人僞鄭莊

公爲辱正爲有禮偊陳備之越國而謀復辟公子洩公子職之立黔牟原父皆力辨之後有善爲傳文解護者不能破原父之說矣雖然原父據此遂謂左氏不受經于孔子焉可乎皆左氏他傳授之曾申曾申傳衛人吳起吳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鐸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同郡荀卿荀卿傳漢之張蒼張蒼乃以書獻見許氏說文敘漢儒遞相授受皆張蒼之本然則傳爲君子之辭有未合於道者或張蒼以冓吳起諸人竄爲之昭公十九年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釋經書弒之義已明復

資以君子之辭以啟後人之疑原文於此傳不宜仍沿其說

讀呂氏博議

呂氏伯恭作左氏博議所以示諸生課試之軌也其文非特遜亐韓歐即以伯恭文集較之高下亦已懸殊課試之文不能不就有司之式而伯恭與聶與言書極明此書之不可讀本不待辨因四明郡之好以是教弟子姑辨之曰夫左氏之學親受亐孔子其是非未易輕駁鄭伯克段一失教一不弟傳兩非之而伯恭則曰叔段何負亐莊公宋

穆公立與夷以戕其身不能善體宣公之意而伯恭則曰
宣公好奇臧僖伯諫觀魚隱公不聽失在隱公而伯恭則
曰僖伯不能悟之以心成王伯禽之時知禮者多而伯恭
亏論羽數則曰聖人之心召畢不能盡知魯桓季少隱不
遽讓觀傳所記娶昏之事已可知隱非飾辭而伯恭則曰
太位不亟號仲譖其大夫詹父桓王不偏聽理其曲直知
虢仲之訛以王師伐之而伯恭則曰亂君臣之分邢衞不
能自治其國而有狄難齊桓救之其功甚大而伯恭則曰
養亂以張其功管仲諫桓公之納鄭子華其論甚嚴且推

言後世之惡名以箴之而伯恭則曰瘢史將不復爲善督餓而不害傳美臧文仲之能爲旱備而伯恭則曰左氏不知天傳載諸國所賦之詩斷章取義不必盡遵作者之意伯恭以是爲說經之正傳而曰理以心遇五經冰釋宋蕩意諸之忠彪炳史冊其諫救調護之策伯恭不惜其史文之不詳而曰見弒而死死復何補此伯恭持論之失學者不可不知也

讀顧氏朔閏表

顧氏震滄作朔閏表一卷分四卷復作長厤拾遺表一卷

以徵成之可謂詳於攷古矣書言杜氏失不置閏今增置者三桓公四季閏十二月莊公二十季閏十二月成公十二季閏五月攷之杜書桓公五季閏正月顧書足以改正杜書原非增置一閏莊成兩閏皆杜書所有書又言杜氏錯置閏今俱奓者一莊公二十九季閏五月攷之杜書此季本無閏書又言杜氏置閏稍有後先今改正者五攷之杜書文八季之閏杜書本無之九季閏七月顧書與杜書闇合非杜書之有譌僖公八季昭公元季八季京公五季之閏顧書實改杜書顧氏未見杜書祇據趙東山汸之春

秋屬辭而為之趙書謬誤遂啟顧氏之疑而多為之辨彼誤書眞可悒矣而顧氏藉此攷正經傳之日月可不謂之勤乎哉當顧氏作拾遺表之時杜氏長厤不可㝷見方謂吉光片羽流傳亏斷楮殘墨之間學者宜寶恋而珍惜之今杜書之在永樂大典中者幸已編輯裒布合杜書顧書校攷㝷失羽翼經傳眞學者之寶也而陋者拘執閏在歲終之例杜書既束高閣而顧書此二卷人莫之睹矣聖經賢傳霾沈亏褊淺之談殽襍亏庸俗易行之說而如此書者或嫌其紛賾莫能參攷譌正為之遙望古人而慨惜久

之

讀臧氏即位改元攷

春秋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即位賈服諸儒謂四公行即位禮史書之而孔子不書杜氏謂不行即位禮史不書孔子因史案隱公十一季左傳曰宋不告命故不書又曰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此言孔子修春秋列國征伐之事有不書者由史之不書于策也傳曰不書即位未見其史不書策之實即位見羣臣禮不容已十二公蓋皆行之惟時有常變遂禮有詳略孔子書其備禮者不書其不備

禮者以見隱公有讓位之心莊閔僖三公皆遭變殺禮之意其遭變不殺禮者由是見其失焉謂四公同行卽位之禮杜氏已譏之謂四公不行卽位之禮戴氏復非之書此備諸儒之所未言也

讀江氏春秋兵農已分論

齊管仲參國伍鄙之法見諸國語江氏愼修解之曰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式三以爲不然管仲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韋宏嗣所謂不從戎役者也士鄉十有五其制十

軌五十家家出一人從兵役以五十人為小戎也五分郊外而置五屬國語不言其出兵之制此依成周之制八家出一卒乘所變更者也五屬之農一井八家出一卒一成百井出一乘此古寓兵于農之善政也十五鄉之三軍多其軍役必減其租稅此後世府兵屯田之所自仿寓農于兵者也班氏孟堅謂管仲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不能充王制以此旨推。如江氏之論野處之農不為兵判分兵農為二哉左傳載晉之軍制始則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

復三軍江氏為之說曰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于農則農民固在焉尋屢易軍制乎此江氏未悉練閱調發之殊而為此言也禮曰制國不過千乘乘百人十乘千人百乘萬人千乘十萬人練閱之數如此大國三軍祇用三萬七千五百人調發之法如此晉之調發或多或寡作軍舍軍之所以殊也傳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言供役而不擾也而江氏謂楚之農不從軍豈足信耶江氏慎修達人也戴氏東原為作事實肰偁是說江氏鄭堂作漢學師承記復述之吾恐其惑後學

也而辨之

後學江陰邢世章初校
孫家鶩復校